

樂城應詔集

四

蘇子卿

PDG

樂城後集卷第十四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
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
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
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
堪多難則亦聖祖毋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
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諸事神以
謚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爲憲恭
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
愛如地內自官省之祕外薄華戎之廣丕冒德澤以
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
次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迭
死功書鼎彝澤加于後及我仁祖將揆宣孝以奠天
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
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晉羣公卿士拱手相
視罔知所指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冲人實生
神器惟幄旣施號令時叙稽于衆庶庸一二老政無
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戚踈以守正爲用故士耻奇
衰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于今兩賜小愆責躬非

食飢饉時告振庠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人顓其賜
神享其誠熹然和平無大戕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
適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飢寒者以衣食流散者得
以安處歌舞之音流于如遼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
信義然知畏迨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
被恩德晏畔仍屈卒爲乞盟之計雖燕處于中實大
又千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
一主泊于外家均遇以無僥倖之求虞躬以儉自飲
食服器至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
以天下礪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
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臺者聞風而歎不言而化
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若夫先后舊儀
具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
而退卽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而儀止於東閣
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
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几輕於約身而於遠禮推之庶
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
提携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
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尊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
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

弗知哀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以期茲復以告是用傳訪于卿士受命于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實上尊謚曰宣烈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祐賁子太史沒而不亡永求無極於乎哀哉謹言

進謚冊文劄子一首

臣奉勅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并謚書冊謚實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項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況近者因稟呈謚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達

攻圍爲陵山陵手詔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未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詔

擬荅西夏詔書一首

鴻惟祖宗燕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續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冠懷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戰兵以埃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塞山川之廣界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勅邊吏止爲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觀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款伏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

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寨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朝旨興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異了日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寬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未綏於蕃服

擬殿試策題二首玩辭中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爲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爲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勝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水

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賑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耻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于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侍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湏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于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大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乎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

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樂城後集卷第十四

樂城後集卷第十五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元祐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備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寢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享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齊之日躬見祖考圓丘之饗燕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周唐神祇顧享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享廟之制尚從變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祀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末嘗親奉神俎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暮年仲夏之時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訓循祖

宗之故事一本公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親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勅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議注聞奏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施行不獲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爲非者轍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爲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爲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爲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帝皇合祭天地於圓丘祀前親享太清宮及大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

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爲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享德四海蒙福則其效槩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它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羣臣僥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元祐會計錄叙

此本有大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肅何叔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猶患多而易忘又而易減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充裹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縣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德內庫以畜金弊爲珍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

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駕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與遂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父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初官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疎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遺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貶度大率

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
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
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
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
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
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
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
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客受
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
亂遂以失此國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
治安而靜仁而慈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
矣然而空價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
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
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
別有五一日収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
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
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
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
之它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収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八金以兩計
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
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
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
二萬并言未破應在此數納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
萬而其出之多其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
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
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
歲之入不足以供之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
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
廷待內藏米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爲是煇歲
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
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
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中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
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又安物盛而用廣亦理
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
衆皇祐節度三人今爲九人矣兩使晉後一人今爲
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爲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
爲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

實錄今爲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矣。景德中今爲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中今爲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中今爲四百二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爲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一人。今爲一千一百一十人。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爲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爲一千一百一十七人矣。詔之吏六十人。今爲一百七十人矣。其餘以類推。臣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光祿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之吏衆。可以法節也。禮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埃闕則補。否則循資已矣。不妄授。仁宗末年任予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

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反。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許產養馬。蓄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驅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棹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欵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贊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蓄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欵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壤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人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決私隱崇告許以實

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欵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校之民數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還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詠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

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顧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蹙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顧之中推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樂城後集卷第十五

樂城後集卷第十六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頓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之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伏致兄軾逡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遑寧處況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薰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

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進
小嫌今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
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
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
補外臣丙祿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
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被德音以臣與軾
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
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效臣等雖復捐
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
出聖迨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
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謂上則陰譴
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
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
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
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
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

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
所請雖再三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
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況臣遭逢恩
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仰前懇
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燕侍
讀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
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
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
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頻州雖聖恩深厚曲遂
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順實
之公議尤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
自將而毫髮無補又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
臣誠心非有矯飾持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
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長言臣前任
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
人物衰少借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

朝廷因此過聽除肇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後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忠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所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則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攜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惟臣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臣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臣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具為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況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隲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憫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免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激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千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

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埃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宜微謚劄子一首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碩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輒言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燕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

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後參知政事宋綬爲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繼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羣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

申三省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聖旨比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光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

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木人力所開關止百餘步多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旣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蓋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關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卽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坐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卽生淤旣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

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埽緡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卽乞指揮所增埽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水埽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恐是妄言安持等旣未得如意卽又奏乞此流河門只番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旣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挫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倣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旣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矣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早撩淺卽是用河上諸埽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與知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

欲分水實是同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

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大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關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參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此議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

臣參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并俟誅譴取進止

工房畫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義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城落即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爲未當燕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爲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爲此命一行臣自度參假之後必不敢不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

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
乞未施行

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
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
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
竊緣軟堰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
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
其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爲然況轍
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
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叅假日更別
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
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
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
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
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
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
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

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
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
場顏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
訓練諸將備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
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
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
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謀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
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
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
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
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
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
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
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
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
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
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題
之英宗皇帝自落邸入繼大臣過許創僕廟之議朝
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竊
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